

<<纸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纸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448851

10位ISBN编号：7540448857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那多

页数：280

字数：1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纸婴>>

内容概要

一个普通的产妇临产，生下的婴儿竟轻薄如纸，诡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，产妇也离奇被杀。警方立即介入调查。

最终捉拿归案的嫌犯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。

然而审判当天，凶手居然在严密的法院守卫之下人间蒸发……一切都诡秘至极。

与此同时，韩国惊现冰冻婴儿！

法医何夕经过检测，发现冰冻婴儿四肢肌肉组织异常发达。

更重要的是，冰冻婴儿竟与被杀的产妇一样，有着一种举世罕见的血型……

究竟是什么可怕的力量，在幕后操纵着一切？

本作堪称《那多灵异手记》系列最超乎想象的作品！

作者简介

那多，原名赵延，知名青年作家。

作品始终致力于探索世界无限的未知，代表作品有《那多灵异手记》系列。

《那多三国事件簿》《甲骨碎》《清明幻河图》等。

被国外媒体称为“最有灵气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原创作家”。

<<纸婴>>

书籍目录

- 楔子
- 第一章、被魔鬼诅咒的婴孩
- 第二章、虚妄的孪生胎
- 第三章、连环失踪案
- 第四章、冰冻双婴
- 第五章、亿分之一的巧合
- 第六章、寻找黄织
- 第七章、动机未知的谋杀
- 第八章、隐形的孕妇
- 第九章、变小的肚子
- 第十章、凶手
- 第十一章、不完美的结案
- 第十二章、奇怪的办事处
- 第十三章、神迹
- 第十四章、不翼而飞
- 第十五章、深入核心
- 第十六章、世界的真相
- 第十七章、没了
- 第十八章、回归天国的魂魄
- 第十九章、天国
- 第二十章、101怪客
- 后记

章节摘录

走了一阵，渐渐看见前面远处不是田了，而是一幢楼房，再走得近些，看清楚是两幢，都是四层高，方头方脑，灰扑扑的没有一点生气。

走到大门口，我吃了一惊。

竟没有门，空空荡荡，畅开着让人进去。

门口的一方空地上，满是枯叶和从水泥地缝的浮土厚灰里长出来的杂草。

我用脚拨了拨，看见一株杂草是从个小洞里长出的，这洞本该是插地门销的。

再往两边的院墙看，有几块嵌在墙上的长方型铁制页片，页片的一端通常是钉在门上的。

精神病院，当然是该有大门的。

可是现在门去了哪里？

我又确认了一遍，没错，门口那块木牌子上，的确写着“武夷山市精神病院”。

只是这名牌，破败的程度和邮局里的黄页有的一拼。

传达室关着门，两扇大窗框一扇没有玻璃，一扇边角上还残留少许，像是被人砸过，而且应该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，碎玻璃上蒙了层灰色。

里面没有桌子，没有椅子，更没有人。

四周极安静，安静得连鸟鸣声都听不见。

远处似有几声啾啾，但被隔绝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这方天地，仿佛自成一个冷寂的世界。

门口即破败如此，这儿还有人住着吗？

一股风打着旋从里面刮出来，地上的枯叶扭动起来，在它们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些响动，扭头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田间的长草晃动。

许是听错了，是风吹的吧。

楼是灰的，地上的草叶是枯黄的，但我总觉得眼前的一切是苍白的，有一股诡异凝结不散。

走近了才看清楚，院墙曾经刷了层淡蓝色的油漆，两幢楼也是一样。

大约是因为蓝色有利于平复心情的原故。

但时日已久，旧时的蔚蓝已被雨打风吹去，剩了一层牢牢附着着的尘灰。

院墙之上，还有一米多高的铁丝网，除了有几段可能因为遭了台风垮下来，其它都还森严耸立，无言地喻示着墙内墙外，是两个天地。

墙上犹立铁网，当年院口处更是铁板钉钉的绝对有两扇常年紧闭的大铁门。

进门的右手边是个砖垒的大花坛，里面有几株松树，依然茂盛。

松下围了一圈俗称“珊瑚”的常绿灌木，但久不修剪，已经一团团的不成造型，旁边的杂草肆意生长，有些已长得比灌木还高。

门的左手边是个蓝球场，却没有蓝球架，只剩下了几厘米高的铁杆子还撅在水泥地里。

看到这里我就明白了大门的去向，一定是和这球架一样，被盗卖了。

如果不是院墙有四米高，怕是连铁丝网也一起扯走了。

早就没有人啦，不知荒了多少年，尽是那本九三年的黄页惹的祸。

奇怪的是，两幢四层楼的建筑看起来结构没有问题，作为市卫生局的产业，为什么精神病院搬走之后，这里就闲置了呢。

我从蓝球场一侧，绕过四层楼，走到精神病院的后面。

那儿有一大片杂草地，这草却和其它的杂草不太一样，杆子更高更粗。

我认不出是什么植物，猜想也许这原本是片自留地，种种蔬菜什么的。

我沿杂草地往另一头走，心里总觉得这儿的荒凉显得异乎寻常，或许应该进这两幢楼里瞧瞧。

正想着，一步踩下去觉得脚底发软，下意识往旁边跨了一步。

不料这片草地看起来杂草丛生，仿佛泥土就在草下，但真的踩下去，竟是空的。

我往下掉了一米多，才踩到东西。

但那还不是底，是淤泥。

我这才明白，这里原本哪里是什么田地，分明是个水塘，天长日久，水被晒干了，草在塘底的淤泥上

<<纸婴>>

长起来，不知道的人，就以为是片草地。

这时候我只剩个脖子露在“杂草地”外，下面的淤泥已经没过小腿，还在迅速下陷。

这样的沼泽地非常危险，尤其是在荒郊野外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，万一这下面有个几米深，陷进去就是死路一条。

我拼命挣扎，却下陷得更快，转眼大腿就没了一半，这才想起来陷入沼泽动得越快沉得越快的常识。人一紧张，常识也会扔到脑后的。

我脚下不敢再动，双手抓住旁边长在塘壁上的杂草。

草缘锋利，手掌上立刻就割出血痕，但此时哪顾得上这些，草一把把被扯断，有的连根拔起来。

草根都扎得很深，拔出来以后就留下土洞，我把手指伸进洞里，死死扒住，这才止了下沉的势子。

我喘息着，额头上汗止不住地挂下来。

歇了片刻，把手指死命往土里钻进去，然后开始往上挣。

我已经几乎陷到了屁股，那污泥里仿佛有千百只手在抓着我的双腿，不让我逃出去。

但人在这种时候，可以爆发出超越上限的力量，我硬是纯靠手指的抓力，把自己一点一点拉起来。

等到双手终于可以抓到岸边的土地，我心气一松，手里一软，差点又掉下去。

连忙再稳住，蓄了会儿力气，闭着嘴咬着牙，发出黄牛犁地般的哐叫声，拼命发力，总算爬了出来。

我毫无形象地趴在地上，胳膊酸痛得直抖，显见是肌肉拉伤了。

我趴了几分钟，然后把双肩背包甩在一边，翻过来仰天又歇了十几分钟才爬起来。

这时候我的模样简直是不能看了，上半身的碎草泥痕就不谈了，下半身刚才淤泥里捞出来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

然后我才发现，鞋子只剩下一只，还有一只丢在淤泥里了。

我往下一看，没错，就在深坑里躺着呢。

没鞋子不行，我跑到前面花坛里，弄了根一米多长的树枝，想把鞋子挑上来。

拨拨弄弄了几分钟，树枝前端终于勾进鞋里，小心翼翼慢慢往上挑的时候，往下面飘了一眼，就在先前鞋底盖着的地方，有东西从泥里伸了一截出来，阳光下泛着森白的暗光。

我手一抖，鞋子又掉了下去。

我呆呆看着重新掉下去的鞋子，心想许是看错了，又伸树枝下去，这次容易了许多。

把鞋子挑上来扔在一边，我根本无心理会，再一次把树枝伸下去，来回地拨弄出来，想要看个清楚。

白森森的一截，再把旁边的土拨开，是第二截、第三截……那是人的手。

不是手套，而是手。

确切地说，我最初看见的是一截指骨，现在用树枝拨了一阵，一个完整的手掌骨骼出现在我眼前。

手很小，应该属于孩童，看不见脑袋及身体其它的部位，想必是埋在了更深处。

在这样一处荒凉无人的精神病院里，久旱成泽的水塘中，出现了一具白骨。

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，被从骨子里泛出的森寒冲走，没有一点暖意。

在这座精神病院里到底发生过什么。

眼前的这具尸骨，会不会和我的来意有什么关系。

我摸出手机要报警，却又放了回去。

把鞋子里的泥舀干净穿上，又找了些草叶子把鞋面和裤子尽量擦干净。

身上少了几斤泥，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好多少，还是从泥里捞出来的模样。

我的目光落在已经显得有点歇斯底里的病人身上。

第一印象就是纤弱。

尽管她正处在这种状态的争吵中，细长的脖子泛起青筋，产后苍白的瓜子脸上也因为情绪的激动而有病态的红晕，可还是让我觉得，这个女人有种病弱之美。

我没有立刻表明身份，因为病人的情绪这么激动，恐怕得等她平静下来。

现在的情形容不得我再上去添乱，看着就行。

“对不起，你的孩子夭折了。”

“医生嘴里进出这么一句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们干了什么，怎么可能死了？”

<<纸婴>>

”黄织尖锐的声音一下子嘶哑了。

“并不是我们医院接生的问题，他生下来就是个死婴，并且已经失去生命很久了。

”“你胡说，你骗我，宝宝在我的肚子里活泼的很，我每天都能感觉到他。

一定是你们，这是医疗事故！

”“你每天都能感觉到？

”医生的脸色变得很奇怪：“那肯定是你的错觉。

婴儿在母体内没能健康地发育，死了很久了。

”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要先看看我的宝宝，哪怕他已经死了，那也是我生下来的，是我的骨肉！

”黄织努力直起上半身，死死盯着面前的医生，目光中有无尽的怨恨，好像那就是她的生死仇敌。

医生侧过了脸，不愿和她目光相对。

他微微摇了摇头，对旁边的护士说：“那个……还在产房吗？”

”护士点头。

“好吧。

”医生说：“那就带你去看。

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最好先平静下来，做几个深呼吸。

那是个……畸形儿。

”“不管我的宝宝是什么样子，他都是我的宝宝。

”黄织毫不犹豫地说。

她终于重新躺下，护士推着车，往产房去。

我看了一眼门框，上面有几道清晰的指印，那是黄织的手汗。

推车在走道里远去，我紧走几步，打算跟上去。

黄织忽然又直起身，转过头来。

我见到黄织冲我露出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，愣了一下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

然后才意识到，她并不是看着我。

“纤纤，你在病房里等着，妈一会儿就回来。

”黄织说话的时候眼神有些恍惚。

她想必已经累得很了，刚刚生产完，又和医生护士伤神地大吵了一架。

那个小女孩儿一直站在门边，没有跟上来。

这时听了母亲的话，也没吭声，闪进了病房，步伐轻灵。

黄织重新躺了回去，她看见了我，眼神中有些奇怪，但此时她没有力气搞清楚我这个跟在后面的男人是什么身份。

她满心只想着看一看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儿吧。

只是这一停顿的工夫，医生护士也都注意到了我。

一个护士皱了眉刚要开口，医生已经先走过来，低声说：“你是老白……”我点了点头，老白就是给我发短信的通讯员。

“啊，不过现在不方便啊。

”他看了一眼推车上的黄织。

此时她脸上的红晕已经褪去，变得惨白惨白。

“我知道，一会儿方便再说吧，我先跟着看看。

”我说。

做记者并不总是要喋喋不休地发问，有时候用心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更重要。

不多久，黄织被重新推进了产房。

我有心想要跟进去，却觉得这可能不太方便，稍一犹豫间，门已经在我面前关上了。

“我能进去看看吗？”

”我问留在门外的护士。

“你？”

”“我是记者，晨星报记者。

<<纸婴>>

” “那也不行啊，这得医生和病人都同意才行。

” 护士不松口。

“是办公室的老白通知我来采访的，他说出现了奇怪的病例，是指刚才那位产妇生下的畸形儿吗？”

” 我问。

护士抿着嘴，脸色忽然紧张起来。

我看她的脸色，觉得这事有些不简单。

本来我心底里还在想，就一个畸形儿怎么能上报纸呢，难道一个人还能生出条鱼来？

可是看刚才的那番争吵，还有现在这位满脸惶然，仿佛有些惊魂未定的护士，看来老白这次没准真能拿到奖金呢。

“为什么没有一生产下来就把孩子抱给产妇看呢？”

” 我追问。

“那是因为她生下的是……” 护士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，好像另一半是个禁忌似的，卡在喉咙里怎都不敢说出来。

护士深深吸了口气，我想她就要告诉我真相，可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一声极凄厉的惨叫在产房里嚎响。那声音就像从深渊地狱里传出来的一般，惊恐绝望到了极点，很嘶哑，又好似极尖锐，阴风一样从关得死死的产房大门内透出来。

只一瞬间，外面所有人都变了脸色，原本走动的人也突然停住，死寂一片，只有那穿透了耳膜的惨叫声还在脑海中回响。

几秒钟后，我问护士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”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蠢问题，这声恐怖的惨叫让我一下子回不过神来。

趁护士还呆着，我就想推开产房的门闯进去。

门竟然从里面锁着。

我连拧了几次都不行。

“哎，你干什么。”

” 护士把我推开，一拧门锁着，她就冲里面喊：“张医生，张医生！”

” 里面好像有人回了一句，我没听清楚到底说了什么，但护士立刻就不喊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刚才那声，是不是推进去的病人？”

” 我问。

“没事没事。”

” 护士说。

“没事？”

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” 我本来问的是反话，我有些怒气了，这样可怕的惨叫，这护士怎么可以因为里面医生的一句话就安之若素呢。

可这话一问出口，就见护士嗫嚅着，仿佛有难言之隐。

难道说她真的知道什么？”

“应该……应该是病人看到了她生下的小孩吧。”

” 说出这句话，护士解脱似的轻吁了一口气。

“她生下的小孩？”

” 我想起了几分钟前就在走道里，黄织还毫不犹豫地说出“不管什么样子，都是我的宝宝”这样的话来。

可现在竟然会被自己生下的孩子吓得惊声惨叫……她究竟看到了什么？”

哦不，她究竟生下了什么？”

我心里正惊疑不定，产房的门开了。

黄织躺在推车上被推了出来，双目紧闭。

“病人怎么了？”

<<纸婴>>

”护士问。

“惊吓过度，晕过去了。

我给她又打了一针镇定。

”医生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额头上有层细汗。

“她被自己生下的孩子吓到了吗？

我能看看吗？

”我问。

医生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，你进来看一下。

但不能拍照。

”“我没带着相机。

”我说着跟他进了产房。

“嚓嚓”，医生打开了无影灯。

他取了一只橡胶手套戴上，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，就这么拎到我的眼前。

我以为自己已经见多识广，刚才那一声惨叫也让我有了相当程度的心理准备，但在这刹那，浑身寒毛一下子炸起来，上半身情不自禁地向后一仰。

这是什么东西！

不知有多久，我既无法呼气也无法吸气，完全被吓得憋住了。

我没法看见自己的模样，但肯定脸色铁青。

等我能动的时候，立刻向后退了一步。

每个骨节都像生锈了，特别是我的脖子，稍稍一动就咯咯作响。

“这就是她生下来的？

”问出这句话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声音竟然也哑了一半。

“是的。

”医生的嘴角牵动了一下，也不知是不是在笑。

他肯定被吓到过，这么突然给我来一下，恐怕是想多一个人来分担他的恐惧。

这已经不能算是个婴儿了。

甚至不能算是畸形儿。

在我面前的这个东西，有头有脚，四肢健全，随着医生的手而轻轻摆动。

没错，是摆动。

因为这只是一张皮！

黄织竟然生下了一张婴儿皮！

当然，这比一层皮要稍稍厚一些，但也绝不会厚过一厘米。

双脚是纠结在一起的，扁平的像是条鱼尾巴。

手和上半身重叠挤压在了一起，能分辨出的就是胸腹部间的些许痕迹。

而脸。

这一张脸，鼻子被压平了，扭曲着贴在左边；嘴是微吡着的；而在大约是眼睛的位置，左眼稍具其形，而右眼变成了个微微下陷的窟窿，中央含着些或许是眼珠的组织。

想像一下，一个婴儿被万吨水压机以极缓慢的速度压平，然后把血洗掉，就和我现在看见的有些相似。

但如果真的有婴儿被那样压一下，只能说是惨不忍睹，可此刻，我更多的感觉是诡异，让人心里阴冷到底的诡异。

一个人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东西？

一个想法忽然在我的脑海里冒出来：这是个被魔鬼诅咒过的婴儿！

后记

后记这一篇手记又结束了。

和从前的手记一样，所涉及到的那则新闻，是完全真实的。

这个世界从不缺少让人纳闷的事情，这则新闻就是其中之一。

事实上，法国警方对韦罗尼克的调查结果，和我在手记中所描述的有些不同。

这些都是公开在网络上的资料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查。

想必查完之后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：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了吗，那些明摆着的疑点为什么看不到解释？

对于周纤纤的异能，真的源自我小时的一个异想。

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一切，是否是真的存在，我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这一切是存在的呢？

如果有一个可怕的魔鬼，它遮蔽了我所有的感知，创造出一切幻象呢？

所以，在我刚开始写灵异手记系列时，我就设想，要是我的手记中有这样一个人物，当她认为某件东西不存在，那件东西就真的不存在了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
今天，我终于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，希望不致让大家失望。

那多 2007，9，8。

上海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